

冬天的感情

马佳



冬天的感情

马佳

冬 天 的 感 情

马佳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198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000册

*

书号: 10397·70 定价: 1.35元

第 一 章

走进大雪覆盖的河谷，夜显得更加沉静了。

钟诚知道自己的心为什么颤得这样厉害。

当她提出去河谷走走的时候，他隐约地感到该发生的事情或许不会发生了。在这儿，听不到除夕的喧嚣，看不到璀璨的焰火。这儿只有雪，只有靠雪联接的迷濛的记忆，只有令人心悸的寂静。

从前的一切是从这儿开始的？是的……

“啊，这儿真静。”她的声音犹如耳语。“你抓住我，我有点儿怕……”

钟诚没有动，只是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她的手指。

她扭过脸来，惊诧地睇着他。他迟疑地点上烟。或许该发生的事情还会发生。他在不安的静默中期待着。

岸基旁的矮灌木丛中传来几声踌躇的鸟鸣。那啼啭震动了枝杈上的积雪，坠落了，汇合成悉悉索索的回响。

“我们到冰上走走，那儿的雪多白多平呀。”她又说话了，“我就爱踩那些没被人踩过的雪地。”

一种不可名状的落空感使钟诚觉得烦恼。

“别去！冰已经化了。人踩上去会塌的！”

“有你在，我不怕。”

心颤抖得更厉害了。钟诚局促地吸着烟。

“你自己去吧……”过了一会儿，他用连自己也听不清的声音说道。

她双手抓住他的大衣领子，紧贴着他，仰起脸来，凝视着，目光充满了柔情。“你在秋天答应过我的。”

钟诚仍旧没动，只是痛楚地咧咧嘴。

“你答应过我的……”她低声又重复了一句，声音含着幽怨。

他真想跑开。独自一人在大雪覆盖的冰上走走。他真想听到冰层坍塌的断裂声。他渴望那清凛的寒流能将自己吞没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你真想在冰上走走吗？”

她既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我陪你去！”

他紧紧地抓着她的双臂。但她却死死地伫立在原地。她追寻着他的目光，他躲闪着她的目光。

“你有话要对我说？”她问。声音如同融雪的坠落声。

钟诚感到心停止了跳动。

她安静下来，不作声了。月光下，他忽然觉得她的面孔变得妩媚动人。这儿没有嘈杂，没有人声，没有日常生活中那种无休止的纷扰。只有在此时此刻，才能再看到这张恬静而秀美的脸，就像他初次看到她时那样。

是回顾？是现实？为什么像是幻觉？

他饿。邻居的老太说，食堂有人去河边打鱼了。他跑到河边，哪儿都是人。人们有好几年没闻过鱼腥味儿了，大

家都在抢。又一网提了上来，他扑了上去，抓住了一条大鱼，呵，足足有两寸长！他用满是裂口的小手死死地攥住鱼，欣喜地想，今晚上爸爸妈妈能喝上鲜鱼汤啦！头“轰”的一声。这是怎么啦？多凶的面孔呀，像庙里的哼哈二将。别抢我的鱼，别抢我的鱼！他乞求着，他跪下了，可是手里只剩下几片脏鱼鳞。他哭了，哭得伤心极了。是谁？在轻轻摇动着他。

“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这儿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呢。”

就是这张脸，圆圆的面庞，大大的眼睛。

“那是我的鱼呀，我的鱼呀！”

“别让人家听见，我把我的好吃的都给你。”

也是一双满是裂口的小手。手指慢慢地张开了，手心里是几颗洁白的鱼眼珠。

他跟她美美地吃了一中午。她跟他沿着河谷没人踩过的雪地玩了个够。

不是幻觉？这是坟墓里的记忆。不是幻觉。

他屏住了呼吸。她仿佛是一片轻盈的雪花。他生怕她会融化。

她挣脱开他的双手，后退了一步，仍旧盯着他，重复着刚才的那句话。

钟诚吃力地点头。他没有回答。晚饭时反复斟酌过的那些言辞和设想的一切应付棘手局面的措施，一瞬间都荡然无存了。灵魂和肉体似乎在分离。他只感到血液在沉重地流动。

“是关于我们俩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都想好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说不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既然想好了，就应当有勇气说出来。”

“我是想解释一下……”

“没必要解释。我了解你，你不会轻易这样做的。我只想听最后一句话。”

“我们在一起……在一起都彼此觉得很，很累……”

“走不动了？”

“走不动了……”

“假使我同意分手，你能得到解脱吗？”

“不是分手，是暂时分开一下……”

“就这个原因？”

“不仅是这些，你听我解释……”

“只要是真的，一切解释都太多余了。我早就知道你走不动了，我知道会有这样一天，只是来得太快了。”

钟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压抑。自从身边这个人考上研究生之后，压抑感就悄然潜入了心灵，仿佛自己陷在齐腰深的坑里被泥土掩埋着，而她则站在坑边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手势，每一种声调似乎都象是在示威。他反抗，试图从坑里爬出来，可是每挣扎一下，身躯就向下陷。他想借频繁的争吵渲泄内心的郁闷，然而却适得其反。他弄不清自己为什么陷进这个不可自拔的坑中……

心律是这样的紊乱。钟诚抑郁地转过脸来。

“你恨我？”

“不。是看不起你。”

那张妩媚的脸哪儿去了？为什么在我们漫长的交往中它只能暂时地属于我？够了，结束这种晦涩的谈话吧。别让今夜的雪和宁静与往日的烦恼联系在一起。

“这也是你早就想向我说的？”钟诚抑郁地问。

“嗯，你是不是可以聊以自慰了？”

他感到对方的目光划破了自己的心灵。他垂下头。“请别挖苦我。想要骂，就骂吧……”

“听着，我同意了。”

她说的很平静。话止，趑身跑了。踏着他们踩出来的那行脚印向远处跑了。钟诚没有听到哭声，只觉得那行脚印显得零乱而又污浊。

耳鸣得真厉害。他大口地呼吸着，霎时感到如释重负。发生的一切比想象的要简单得多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无法承受这种意外的结局。

长长的灌木丛横贯在坦荡的白雪覆盖的河谷间，一半隐没在背光的暗影中，另一半在寒凛的月光下清晰可见。月华流泻的雪地让人感到一种萧杀的缠绵。白雪一尘不染，洁净无暇。望着迂曲的河道和座座雪丘，一种凄侧的失落感油然而生，塌陷的冰层的碎裂声与心律是那样的不协调。他没有力气迈动双腿，只是茫然地望着雪地上自己那个顾长的身影。

听到客厅里有脚步声，钟子风放下手中的“内参”问道：“是钟诚吗？快进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“不，是我，梅琼。”

钟子风闻声，摘下花镜，起身迎了上去。

“‘最难风雪故人来’呀。快请坐。”钟子风一边接应着来人，一边冲厨房喊着妻子。

虽然对方神态如常，虽然对方的目光仍然是那样谦和亲近，但是，当尚梅琼坐到沙发上的时候，心还是颤动了。她对这个家庭太熟悉了，哪怕酒柜上的台布换了一种铺盖的式样，她都能觉察出来。她出入这个家庭从不敲门，她在这个家庭用餐从不客气，她甚至能知道这个家庭有多少藏书和多少储蓄——从戎马生涯到十年动乱，四十多年来的交情，在省直机关也是人人皆知的。

然而，尚梅琼却是第一次听到钟子风这样招呼自己。

“大除夕的，老陈还在加班？”钟子风将茶杯放在茶几上，含着笑问道。

这问话使尚梅琼证实了自己的感觉。她叹了口气，强作微笑地抱怨道：

“他就是这毛病。晚饭前还说好要来聊聊天呢，可刚放下筷子，就拿起了市百货公司大楼倒塌的调查报告，谁招呼他都听不见了。”

“省里基本建设那一摊，担子重呀，压在谁肩膀上也都喘不过气来。何况又出了那么大的事故，他哪有心思闲谈呢。大年初一，我去看他好了。”

见钟子风为自己的窘迫开脱，尚梅琼顿觉感伤，连忙说道：“我们说好来看你们，他会记得的，兴许呆会儿就来了……”

“多好的雪呀，真该出去走走。”

钟子风小心地避开对方的目光，睇着窗外，将话题岔

开。“我那小子又蹭到你家去了？”

尽管这话题岔开得非常勉强，但尚梅琼却感到是雪里送炭。

“我拖老陈来，也是为了他俩的事儿。依我看，早说了，早点儿把事儿办了算啦。”她说。

“现在这些年轻人呀，就好个谈。好谈政治，海阔天空的，生活上也一样，谈来谈去，谈了十来年还不嫌长，天晓得有多少要谈的！我投你的票，定了就办，谈恋爱又不是抗战！老陈也是这主意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他是啥想法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话一出口，尚梅琼才意识到自己比钟子风怀着更多的隐忧。

“那就好。炒两个菜，喝上点儿酒，大家坐在一起吃一顿就行了。房子、铺盖这儿都是现成的。只是你这个当妈妈的别嫌这儿简陋哟。”

钟子风笑着用手指了指家中的陈设。

“子风，你，你变得客气了。”尚梅琼垂下了睫毛。她听出自己的话音里充满了伤感。

二人默然对坐着，刹时间彼此感到生疏，似乎一句话也没有了。他们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沉默，并且希望能保持这沉默。

当年夜行军的时候，无论是谁帮助对方卸下身上的包袱和武器，他们都是默然相视，无言顺从。

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，他们在台上也总是用眼睛问候，最多是点点汗涔涔的头，作为互勉。

可是此时此刻，没有上级下达的禁止交谈的命令，也没

有造反派的垒球棒和拳头，他们却沉默着，用沉默感应着对方内心的波澜和忧虑。

钟子风记得非常清楚，陈默有足足半年没来这个客厅坐过了。他们只有在省委办公大楼时见面交谈，并且还大都是通过办公桌上那架黑色的电话，通过秘书们传递的公文和卷宗。虽然，无论谁出差，总还是为对方捎回些土特产，虽然儿女间有着频繁的接触，但是他们之间的裂痕却日益加剧。他们没有公开发生过争执，甚至没有在批阅的文件上发生冲突，然而当有一次儿子小心地向他提示到这种连家人都觉察到的变异时，他却大发雷霆了。

他曾几次动了心思，想找陈默开诚布公地谈谈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谈？谈什么？怎么谈？陈默作为他的副手，从未在任何决议上跟自己发生顶撞，在执行决议上也从未跟自己阳奉阴违，南辕北辙过呀。但凡在重大问题上，陈默总是向他请示汇报，从未独断专行，擅自处理；但凡属于陈默职权范围的事物，他也从未横加干预，取而代之。

一切如常，一切如故。只是陈默再也没踏进过他家的门槛，虽然两家是同住在一个庭院中。

“子风，你，你应当找他谈谈。四十多年了，有什么疙瘩解不开的呢？”

过了许久，尚梅琼仰起脸来，端详着对方，小声说道。

钟子风望着对方，目光是苦楚的。他有满腹衷肠，但从无从启齿。

“今晚上怎么样？我这就把他拉来……”

见对方欲起身，钟子风抑郁地摆摆手。

“拉？人是容易拉来的……还是我去吧，对，我去，我

这就去！”钟子风喃喃着，既像是回答，又像是自语。但他却没有动，只是用手使劲地揉着身旁的靠垫。

尚梅琼发现，饭前她说服丈夫前来串门时，陈默也是这种神态。她原以为难的是怯于张口，没想到自己捅破了这件事后，反而使钟子风感到更为难了。

“改天也行，”她站了起来，“反正春节要休息几天呢。”

“怎么，刚来就要走？这可不行！我已经包好饺子了，本想着这就去叫你们呢！”

尚梅琼话音未落，过道里就传来秦川高亢而连贯的声音。紧接着，衣冠楚楚的女主人像一阵风似地吹了进来。

“我一听声就知道是梅琼大姐来了！俗话说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我刚拾掇利索，就督促保姆把饺子包得了！你走可不行。按当地人的习惯，哪有年三十的进屋不尝几个饺子的！”秦川将尚梅琼按回到沙发上，又提高嗓门吆喝厨房的保姆烧开水，旋即冲丈夫转过头来问：“诚子和婷婷他们去哪儿了？晚饭后不是还在客厅看电视吗？这两孩子，家里这么多房子，哪间屋不能说悄悄话，偏偏还要跑到冰天雪地里去，真是的！……”

见妻子一张口就关不上闸，钟子风连忙打断她：“多好的雪，连我都想出去散散步呢，更何况年轻人了，随他们去吧。”

尚梅琼敏感到觉察到，虽然钟子风在跟妻子说话的时候是笑容可掬的，但他那浓密的眉毛却蹙在一起，显示出极大的克制来。

“我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啦。都是三十岁的人了，谁还管

得了他们。我们三十岁的时候，都从太行山转移到敌占区啦！诚子受感冒，受了风鼻子就不通气了。看我，又是瞎操心，他守着婷婷这个内科大夫，感冒又算个啥！你说呢，梅琼大姐？”

尚梅琼这时才注意到女主人今天的装束与往常不同：身着一件绛红色的绣花缎子棉袄，领子和袖子十分别致，看来款式新颖，上边还镶着闪闪发光的金丝线；头发也像是刚染过的，黑而浓密，两鬓的青丝似乎还吹过风，带着弯曲的波浪，只是发乳抹得多了点，显得有些油腻腻的。相比之下，她觉得自己这身打扮未免过于寒伧了。她一边小心地拽拽衣角，一边凑趣地点着头。

秦川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走动了一会儿，回到沙发旁，用手臂撑着沙发靠背，说道：

“哎，怎么就你自己来了？老陈呢，又在忙他的书画？他这个人哪，大过年的还不松弛松弛！人过六十，机器上的各种零件就不大灵光啦，得要学会保养才行。就拿子风来说吧，外面人看他挺有精神头的，可有谁知道，他每天下班回来是啥模样呢？坐在沙发上，半个小时都不出一声，有时候真吓死人啦！我的心脏又不好，看见他那模样，腿直发软呢！所以，凡是家里来人，我总是要多说上几句，看人光看精神可不行，那是虚的……”

“喂，我说老兄，光听你说了，”钟子风见妻子絮聒不停，插话道，“该给梅琼拿些水果来呀。”

“梅琼大姐你看看，他总是嫌我话多，可是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关心他呢！工作，工作，照这样下去，能挺上几年？吃药、体检，还有饮食方面的琐事，我要是不督促，他就根

本记不起来！哼，还嫌我话多呢！哎，你说什么来着？噢，水果。看我这记性，岁数不饶人啰！”

秦川嘟囔着，转身进厨房去了。

“你看她，真是愈老愈天真。”钟子风用一种怜爱和厌烦参半的口吻说，“按儿子的话来评价，这是职业妇女的通病。”

尚梅琼报以一笑。尽量使自己的表情没有倾向性。

“我们两家的情况正好相反。”

少顷，钟子风又喃喃地补充了一句。尚梅琼顿时感到很不自然，她连忙说：“秦川的话有道理。她这么一说，倒提醒了我，平时我对老陈的照顾太不周到了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她看到钟子风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朦胧的，难以捉摸的光彩。屋里静得有点让人郁闷。好在这种状态只有一瞬，旋即又被秦川那高亢而连续的话语塞满了。

“这桔子子是子风的老部下出差从广州带来的。你尝尝，甜得很呢。省商业厅的人也真是的，入冬以来市场上连块桔子皮也没见着。我看有些部门就是要改革改革，群众需要什么，他们心中一点儿数都没有。省委再三强调要搞市场预测，可他们根本就不往心里去！”

秦川将剥好的桔子递给尚梅琼，然后坐到她的身旁，意犹未尽地继续道，“就拿我这件丝棉袄来说吧，怎么样，式样新颖还不结实。当然，我这岁数穿上是嫩了点儿。可是，我相信投放在市场肯定会招女同志们的喜欢，特别是中年妇女们。市领导同志不是也再三提倡，在穿着上要思想解放吗？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是大力贯彻。可是三令五申，下面就是没人响应！你看气人不气人。我想好了，等初

四上班的时候，我就穿上它，我不怕别人笑话，我就是带这个头……”

这时，一声门响，紧接着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秦川的絮聒。陈东平一脸怒气，手里拎着个文件袋，大步向客厅走来。但在客厅门口，他站住了，冲尚梅琼直挥手：

“妈，你出来一下！”

“东平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，见了叔叔阿姨也不拜个年！”

“家里出了事儿，你快回去吧！”

见陈东平仍伫立门口，没丝毫要进来的意思，尚梅琼深感纳罕，与主人交换了个眼色，起身迎了出去。

“看你这样风风火火的，到底怎么啦？”

陈东平并没有压低声调，似乎是想让客厅里的人清楚地听到他的话。

“婷婷刚从小河那边回来，跑回屋里锁上门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我跟爸爸问她，可她什么也不说。我估计她可能跟钟诚吵崩了！”

“不会吧？”尚梅琼审度着儿子的眼睛。“据说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还挺好的……”

“挺好？哼，你们知道个什么！我早就料到最近会闹出点儿茬子来的！”

“东平，不许这样说话！”

虽然尚梅琼厉声喝斥儿子，但她随即就感到自己这样做无非是在掩饰内心的烦乱。

秦川的话从客厅里传出来，“吵归吵，闹归闹，还不一转脸就好了？诚子和婷婷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哪能吵崩了？说得真玄乎！”

“梅琼，还是回去看看吧。”钟子风来到客厅门口。
“也许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转向妻子，“秦川，去拿些桔子，让东平带给老陈。”

“总共也没多少呀，就这几个你还没来得及吃呢……”

听到秦川在屋里嘟囔，陈东平没好气地将手中的文件袋递给钟子风，“我爸让我给你的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尚梅琼见此状颇感到窘迫，歉意地望着钟子风，许久才轻声说：“‘趣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，接殷勤之余欢’。请别往心里去。”

钟子风缄默无语，替尚梅琼打开了房门。她没有告辞就匆匆地走了，但差点撞在门外的石柱上。钟子风久久目送着她远去。

“怎么，人都走了？”秦川端着一盘子桔子走过来，叹了口气，“这大年三十的，也真是的！”

钟子风无言地瞥了一眼，拎着文件袋径自回到了客厅。

这是一份由市委宣传部转报省委主要负责人的，题为《这种劳模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》的长篇报道。撰稿人是省报记者钟诚。在影印件的左侧，陈默那笔秀丽的柳体字迹跃然纸上：该报道严重失实，观点偏颇，结论谬错。望细读酌处。

钟子风感到有一双无形的太手用力地扼住了他的胸腔。他强打精神，一鼓作气地看了下去。

报道通篇列举大量事实，夹叙夹议，详尽叙述了笔者对于省委在今年年初追认的B市劳动模范杨秋妹的别出心裁的见解。作为签发追认命令的钟子风，他对杨秋妹的事迹太了解了。那位建筑材料附属工厂的中年女工，是个克己奉公，

富有可歌可泣献身精神的劳动模范，虽然身患绝症，又遭到落后势力的排斥打击，但却能始终不渝地忘我工作，忍辱负重，最后以身殉职。当初在陈默将她的感人事迹转送到钟子风手里的时候，他曾含着热泪在省常委会上提出了“全省职工向杨秋妹学习”的建议，并使之成为决议，在全省范围内展开。除此之外，钟子风还以个人名义给死者家属寄了二百元钱以示慰问。

可是，儿子钟诚的这篇报道罗列的事例却与陈默曾转送的那份大相径庭。他在文中虽然肯定了杨秋妹克己奉公，兢兢业业工作的献身精神，但笔锋一转，却着重强调死者个人生活命运的不幸遭遇，深究造成这种遭遇的种种社会原因，并且对她的死亡提出质疑。笔者的观点清晰明确，认为死者的悲剧命运是由于体制存在着某种弊端和缺陷所造成。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更是触目惊心——宣称大张旗鼓地宣传杨秋妹的事迹，无助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甚至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。

钟子风虽然感到文中的许多措辞令人感到不快，但通篇文章饱含的情感以及丰富的论据、锐利的论点和雄辩的论证却使他为之震动。

“忙了一年，就这么几天休息，你也该散散心啦！”秦川端着一盘甜点心从厨房里出来，见丈夫捧着一份厚重的材料在沉思，忍不住抱怨道。

“你们市委宣传部转报的材料，为什么不给我？”钟子风将材料递了过去。

秦川连看也没看，坐在沙发上，坦然一笑。“我没让他们转给你。”